

初冬时节，我和朋友们来到了牟平鱼鸟河湿地公园。进入景区，走在蜿蜒延伸至树林深处的石砌小径上，心情豁然开朗。小径两边有五角枫、松树、柳树、柞树、杨树等，也有一些叫不出名字的树种。树林里层林尽染，颜色各异的树木交织在一起，五彩斑斓。微风吹过，落叶打着旋儿，像一个个精灵在空中悠然飞舞，最后缓缓落到林间的石径上。这个灵动的画面，让人生出即兴赋诗的雅兴。

两边的树林疏朗通透，阳光透过稀疏的枝叶，温情地洒在地上，形成斑驳的光影。地上铺陈着五彩落叶，像厚厚的地毯。脚步踏进落叶中，沙沙作响，演奏着生命轮回的乐曲。一位年轻的妈妈领着孩子在地上捡树叶，小家伙一只手紧攥着一把红树叶，一只手仍在认真地捡拾。这一幕，在我抓拍的镜头里定格成画。

前面的朋友喊我快走，说最美的风景就在前面。  
——久住樊

筑，复返自然，看什么都觉得有趣，这满地落叶、青石小径在我眼里也是独特的风景啊！随手捡起一片落叶，便是大自然赋予我的最好的礼物。

当一棵棵红杉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时，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惊

重彩的一笔！它拥有宏伟的身躯和令人惊艳的外表。一棵棵红杉树笔直挺拔，枝叶扶疏，树形俊秀，形成层层叠叠繁密的树冠，整体看起来像一座宝塔。杉树有的长在水里，有的长在岸边，有的长在石头堆里，有的长

色彩之中了！水杉树林的地上满是细碎的落叶，红盈盈地铺陈着。所有树木的底部都被粉刷上了白色，像穿上了“防寒服”，清爽俏丽。

木栈道与长廊蜿蜒相连，错落有致。在栈道上慢行，河两边的风景一览无余。河面上，昔日亭亭玉立的荷花已经凋零，只剩下枯黄的荷叶和折断的莲蓬静静地伫立在水中，展现出一种别有韵味的残荷之美，让人读出了一种归隐的人生况味。残荷貌似萧条，其实它将生命孕育在了莲子与藕之中，冬眠在泥塘之下，养精蓄锐，新一轮的生命之芽正在悄然勃发。它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诠释着生命的坚韧与顽强。

放眼望去，整个河面就是一幅唯美的、色彩艳丽的水墨画。清冽的河水里，那泛着绿意的是莲叶，密密匝匝地平铺在水面上，似乎在与季节做着最后的抗争。绚丽的红杉树倒映在水中，树影在波光粼粼间如梦如幻。岸边垂柳依依，柳枝随风轻拂水面，荡起层层涟漪。画面美得让人挪不开眼睛。“水上花镜”网红打卡地，真是名不虚传！纵是世上最高级的画师，怕也描绘不出如此美妙的画面。这幅画里，所有的色彩都是大自然调配的天然之色，淡妆浓抹总相宜，浑然天成一幅美妙绝伦的画卷。

那是周日，天气晴好，有很多游客在鱼鸟河公园观赏美景，木栈道上熙熙攘攘。

那些扛着“长枪短炮”的摄影师神情专注，把一个个唯美的画面收入镜头。拍婚纱照的小情侣在红杉林里摆着各种姿势，以绝佳的天然背景定格一个个美好的瞬间。孩童们更是兴奋，撒欢儿地疯玩，童真童趣在大自然里被充分激活，没有什么能比这更让孩子们开心了。

鱼鸟河公园地处牟平区鱼鸟河腹地，东靠昆嵛山，北倚大海，西临鱼鸟河，南携一片广阔山地，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赋予了它独特的天然气质。公园内流水潺潺，鸟鸣阵阵，树木林立，栈道蜿蜒，石径延伸，石头绕岸，无限美好尽藏于此。

冬阳尚暖，时光不老。快约上三两好友，去鱼鸟河公园感受红杉林的极致浪漫吧，那是秋冬季节里的童话。走进红杉林，你就是画中人。

## 醉美鱼鸟河

□鲁从娟

艳。这个季节，水杉已完成了从翠绿到金黄、橘红到艳红的蜕变，绽放出自己最美的姿态，也为寂静的鱼鸟河注入了热情与浪漫。我也终于明白，红杉树为何成为秋冬季节鱼鸟河公园里最浓墨

重彩的一笔！它拥有宏伟的身躯和令人惊艳的外表。一棵棵红杉树笔直挺拔，枝叶扶疏，树形俊秀，形成层层叠叠繁密的树冠，整体看起来像一座宝塔。杉树有的长在水里，有的长在岸边，有的长在石头堆里，有的长

色彩之中了！水杉树林的地上满是细碎的落叶，红盈盈地铺陈着。所有树木的底部都被粉刷上了白色，像穿上了“防寒服”，清爽俏丽。

木栈道与长廊蜿蜒相连，错落有致。在栈道上慢行，河两边的风景一览无余。河面上，昔日亭亭玉立的荷花已经凋零，只剩下枯黄的荷叶和折断的莲蓬静静地伫立在水中，展现出一种别有韵味的残荷之美，让人读出了一种归隐的人生况味。残荷貌似萧条，其实它将生命孕育在了莲子与藕之中，冬眠在泥塘之下，养精蓄锐，新一轮的生命之芽正在悄然勃发。它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诠释着生命的坚韧与顽强。

放眼望去，整个河面就是一幅唯美的、色彩艳丽的水墨画。清冽的河水里，那泛着绿意的是莲叶，密密匝匝地平铺在水面上，似乎在与季节做着最后的抗争。绚丽的红杉树倒映在水中，树影在波光粼粼间如梦如幻。岸边垂柳依依，柳枝随风轻拂水面，荡起层层涟漪。画面美得让人挪不开眼睛。“水上花镜”网红打卡地，真是名不虚传！纵是世上最高级的画师，怕也描绘不出如此美妙的画面。这幅画里，所有的色彩都是大自然调配的天然之色，淡妆浓抹总相宜，浑然天成一幅美妙绝伦的画卷。

那是周日，天气

晴好，有很多游客在鱼

鸟河公园观赏美景，木

栈道上熙熙攘

## 我的关东客爷爷

□林绍海

父亲在世时经常对我们说，爷爷身上的那股子劲儿，是关外的风雪养出来的。村里人提起他，都习惯喊“关东客二爷”。这名字里，藏着着他20多年闯关东的传奇故事。

爷爷名叫林容，是典型的山东大汉，个子高大，身材魁梧。家里兄弟四人，他排行老二。旧时的山东闹春荒，一豌碗掺了野菜的杂粮饭，兄弟几个得分着吃，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，饿得发晕。爷爷跟着它，竟摸回了窝棚。

20岁那年，天刚蒙蒙亮，双眸噙满泪水的爷爷，突然“扑通”一声跪在曾祖母面前，额头抵着冰冷的地面，磕了三个响头：“娘，孩儿不孝，俺要去关东寻条活路！”不等曾祖母回应，他抓起墙角那件打了补丁的旧棉袄，转身就往村口跑，身影在晨雾中缩成一个小黑点。

这一去就是20多年。

在关东时，爷爷干过多种杂活儿。他在长白山伐木时，挥斧头的手磨出了一层又一层的厚茧。一棵棵参天的红松倒下的瞬间，整个山体像突发地震一样晃动。在松花江上放排时，长长的木排像一条黑色的龙，在浪里穿行。最危险的一次，让他铭记了一辈子。

那是秋讯过后，江水还带着股野劲，卷着枯枝败叶往下冲。他和两个老乡管着二十几节木排，赶往下游的船厂。刚过三道湾，天突然昏暗，风裹着雨点砸下来，江面瞬间起了浪。

“小心松暗礁！”掌舵的老乡喊出声时，已经晚了——“轰”的一声闷响，木排狠狠地撞在水下的礁石上，瞬间散了架，圆木像疯了似的向四处漂去。

爷爷被浪头拍进江里，冰冷的水像无数根针扎在他的身上。他呛了好几口水，手胡乱抓着，终于勾住一根浮木。他拼尽全力爬上去，蜷着身子趴在上面。江水漫透了棉衣，很快就结了冰，贴在皮肤上，冻得他直哆嗦。风在耳边吼，雨点砸得脸生疼。他不敢闭眼，紧盯着远处模糊的岸影，心里就一个念头：“我得活着，还得回家见娘！”

就这么漂了大半宿，天快亮时，浮木伴他漂到了浅滩。他挣扎

着爬上岸，浑身的冰碴子“哗啦啦”往下掉，棉衣硬得像块铁板。后来他才知道，有一个老乡被浪卷走，再也没见着。

这样的险事，不止一件。有一回下大雪，雪片大得像巴掌，天地间白茫茫一片。在山里未及时收工的爷爷，因辨不清方向迷了路，眼看就要冻僵。忽然，有只通人性的老狗不知从哪儿蹿了出来，围着

他叫唤了几声，便在前面引路。爷爷跟着它，竟摸回了窝棚。

后来，老狗死了。爷爷刨开冻得硬邦邦的土，眼含泪水，为老狗下葬。他还找了块木板，上书“救命狗”三个大字，庄重地立在坟头。这事，他逢人就说，念叨了一辈子。

那年头，山东人闯关东实属无奈。能坚持活下来的，是福分；是万幸。爷爷回乡时，带回一口浓重的关

方言和攒下的一点钱，还有一捆上等的关东烟叶。村

里人围着他，热热闹闹地喊：“关东客二爷，回来了！”

不久，爷爷经人介绍，娶了邻县莱阳一大户人家的老姑娘为妻。婚后，虽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情，却在柴米油盐里踏实、平静地过着。他们接连生了4个女儿，家中几乎天天都是笑声。

女儿们围着他喊“爹”，他嘴上应着，手里却不停地忙活他的营生。偶尔得空，就把小女儿架在脖子上逗乐，脸上的皱纹都笑开了花。

谁也没料到，爷爷60岁吉辰时竟老年得子，那就是我的父亲。他欣喜若狂，天天大碗



## 天福山赠我松玫瑰

□丛素宁

11月23日，秋末冬初的暖阳漫过天福山的山脊，松针的清芬与泥土的温润交织，沁进每一寸空气。我随着队伍拾级而上，山径间的落叶铺成厚毯，枫红与松黄在光影里流转，踩上去“沙沙”作响，像是80多年前的英雄岁月，在耳畔轻声回响。

风穿松林而过，掀起阵阵松涛，不似寒冬的凛冽，反倒裹着阳光的温度，为这场奔赴英雄之地的采风，铺就了最妥帖的序章。行至纪念碑旁，目光瞬间被周边的雪松牢牢牵引。数十株雪松依山而立，躯干如枪杆般直指苍穹，皴裂的树皮刻满风雨，恰是英雄们未折的脊梁；松针苍翠如墨，在暖阳下泛着坚韧光泽，宛若先辈凝聚的精神火炬。它们静默伫立，枝叶舒展似护卫的臂膀，既守着碑下忠魂，更以巍峨身姿透着“威武不能屈”的英气——这份肃穆，让所有人脚步轻缓，呼吸也随之沉敛。当目光从虬枝移至碑身斑驳却遒劲的字迹上时，崇敬更浓：笔画间藏着雷神庙的硝烟与“理琪们”的赤诚，而身旁的雪松，正是英雄精神的写照，看得见、摸得着。

就在这肃穆的沉静里，一声压低的惊叹打破了沉寂：“大家看！这松果好特别！”同行的马素平老师俯身拨开碑基石缝里的松针，指尖捏起一枚果实，朝我扬手时语气里满是按捺不住的兴奋，声音却依旧轻柔：“素宁，你瞧这形状，像不像玫瑰？”我循声轻步凑上前，视线瞬间被牢牢锁住——那不是寻常的松果。棕褐色的鳞片层层叠叠，从深褐色的中心向外舒展，边缘泛着蜜糖

般的柔光，宛如一朵被晨光凝固的干玫瑰。接过来攥在掌心，硬实的鳞片硌着指尖，却又沾着松脂的温润。那是山风与晨光沉淀在木质纹理里的温度，是天福山猝不及防递来的信物。我忽然想起方才路过的胶东特委临时旧址：斑驳的青砖墙、垂着枯藤的茅草檐，80多年前，理琪与同志们便是在那样的院落里，借着夜色的掩护，把抗日的火种紧紧裹藏，恰如这松果的鳞片，将种子护得严严实实。那时的风，应该也吹过这片松林吧，只是带着战乱的寒凉；而如今阳光正好，我们踏着暖光而来，身旁的雪松依旧挺拔，脚下落叶间藏着“松玫瑰”，正是岁月对英雄初心的回应。

这枚“松玫瑰”，是英雄的无声镌刻。它不是普通的草木果实——那些层层叠叠的鳞片，是英雄们攥紧的拳头，是国难当头时不肯松开的信念；是雷神庙战斗中，理琪身中数弹仍指挥若定的坚毅；是胶东儿女“吓不倒、打不散”的铮铮铁骨。松本耐寒，却也能在暖阳中舒展生机；雪松傲立山巅，任风雪侵蚀仍岿然不动，恰如当年的起义者，在绝境中守护着希望的火种，终盼来如今的暖光。而松果长成玫瑰的模样，是天福山最深情的隐喻：把枪林弹雨的悲壮、生死抉择的决绝，都酿成了草木间的柔软，让我们这些后来者，不必仰望碑石上的文字、雪松的巍峨，只需捧着这朵“花”，便能触到先辈的热血与赤诚，感受到精神传承的暖意。

我顺着碑下的松树丛俯身，指尖拨开厚厚的松针——一枚、两枚、三枚……那些藏

放在纪念碑前的，是对先辈的致敬；装进口袋里的，是对精神的传承。如今，我们接过这枚“松玫瑰”，便是接过先辈的信念：以雪松般的坚韧扎根岁月，以玫瑰般的赤诚担当使命。这枚来自天福山的“玫瑰”，是种子，是信物，更是精神的火炬——它照亮了过去，也指引着未来，让天福山精神在新时代的暖光里，绽放出穿越时空的光芒，成为每一位后来者心中永不凋零的信仰之花。

父亲在世时经常对我们说，爷爷身上的那股子劲儿，是关外的风雪养出来的。村里人提起他，都习惯喊“关东客二爷”。这名字里，藏着着他20多年闯关东的传奇故事。

爷爷名叫林容，是典型的山东大汉，个子高大，身材魁梧。家里兄弟四人，他排行老二。旧时的山东闹春荒，一豌碗掺了野菜的杂粮饭，兄弟几个得分着吃，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，饿得发晕。爷爷跟着它，竟摸回了窝棚。

20岁那年，天刚蒙蒙亮，双眸噙满泪水的爷爷，突然“扑通”一声跪在曾祖母面前，额头抵着冰冷的地面，磕了三个响头：“娘，孩儿不孝，俺要去关东寻条活路！”不等曾祖母回应，他抓起墙角那件打了补丁的旧棉袄，转身就往村口跑，身影在晨雾中缩成一个小黑点。

这一去就是20多年。

在关东时，爷爷干过多种杂活儿。他在长白山伐木时，挥斧头的手磨出了一层又一层的厚茧。一棵棵参天的红松倒下的瞬间，整个山体像突发地震一样晃动。在松花江上放排时，长长的木排像一条黑色的龙，在浪里穿行。最危险的一次，让他铭记了一辈子。

那是秋讯过后，江水还带着股野劲，卷着枯枝败叶往下冲。他和两个老乡管着二十几节木排，赶往下游的船厂。刚过三道湾，天突然昏暗，风裹着雨点砸下来，江面瞬间起了浪。

“小心松暗礁！”掌舵的老乡喊出声时，已经晚了——“轰”的一声闷响，木排狠狠地撞在水下的礁石上，瞬间散了架，圆木像疯了似的向四处漂去。

爷爷被浪头拍进江里，冰冷的水像无数根针扎在他的身上。他呛了好几口水，手胡乱抓着，终于勾住一根浮木。他拼尽全力爬上去，蜷着身子趴在上面。江水漫透了棉衣，很快就结了冰，贴在皮肤上，冻得他直哆嗦。风在耳边吼，雨点砸得脸生疼。他不敢闭眼，紧盯着远处模糊的岸影，心里就一个念头：“我得活着，还得回家见娘！”

就这么漂了大半宿，天快亮时，浮木伴他漂到了浅滩。他挣扎

着爬上岸，浑身的冰碴子“哗啦啦”往下掉，棉衣硬得像块铁板。后来他才知道，有一个老乡被浪卷走，再也没见着。

这样的险事，不止一件。有一回下大雪，雪片大得像巴掌，天地间白茫茫一片。在山里未及时收工的爷爷，因辨不清方向迷了路，眼看就要冻僵。忽然，有只通人性的老狗不知从哪儿蹿了出来，围着

他叫唤了几声，便在前面引路。爷爷跟着它，竟摸回了窝棚。

后来，老狗死了。爷爷刨开冻得硬邦邦的土，眼含泪水，为老狗下葬。他还找了块木板，上书“救命狗”三个大字，庄重地立在坟头。这事，他逢人就说，念叨了一辈子。

那年头，山东人闯关东实属无奈。能坚持活下来的，是福分；是万幸。爷爷回乡时，带回一口浓重的关

方言和攒下的一点钱，还有一捆上等的关东烟叶。村

里人围着他，热热闹闹地喊：“关东客二爷，回来了！”

不久，爷爷经人介绍，娶了邻县莱阳一大户人家的老姑娘为妻。婚后，虽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情，却在柴米油盐里踏实、平静地过着。他们接连生了4个女儿，家中几乎天天都是笑声。

女儿们围着他喊“爹”，他嘴上应着，手里却不停地忙活他的营生。偶尔得空，就把小女儿架在脖子上逗乐，脸上的皱纹都笑开了花。

谁也没料到，爷爷60岁吉辰时竟老年得子，那就是我的父亲。他欣喜若狂，天天大碗